

歌中的廣場

來到西班牙，第一站是巴塞羅那的皇家廣場。名叫「皇家」，其實並沒有什麼威嚴的架子，反而因為濃濃的市井煙火氣，讓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。

這真是一個又忙碌又休閒的地方。已經五月下旬，地中海沿岸的炎熱，讓這裏更加熱鬧。四周優雅的拱廊下，咖啡館和俱樂部都坐滿了顧客。好不容易捱到一個座位，等到咖啡端在手上，那一股香濃似乎瞬間讓身心通透鬆弛下來。鬱鬱蔥蔥的棕櫚樹，並不能遮擋陽光，廣場中央的圓形噴泉周圍坐滿了人。鴿子在人群中間，忽起忽落，賣冰淇淋和

烤玉米的小商販、彈絃他的流浪歌手、賣藝的魔術師、推銷氣球的小丑，一切都完全符合某些小說的套路，卻真真切切地印刷在廣場的不同位置。

腦海中浮現出梁靜茹唱的《美麗人生》：「西班牙的廣場，快下山的太陽，兩個人的影子在陌生地上，像一雙翅膀自由自在飛翔。」巴塞羅那倒是有個名叫「西班牙」的廣場。然而「西班牙廣場」，是那種正襟危坐式的、禮儀式的廣場。寬闊的大道、高聳的威尼स्ता、整齊的路燈，一切似乎都是對稱的，並不是為閒坐設計的，也就少了幾分燈火可親。

另一首是蔡依林和周杰倫合唱的《布拉格廣場》：「我就站在布拉格黃昏的廣場，在許願池投下了希望，那群白鴿背對着夕陽，那畫面太美我不敢看。」雖然真到了布拉格，並沒有在廣場上看到許願池，但並不妨礙歌曲的旋律，與廣場柔和地溶化在一起，就像牛奶咖啡一樣。

到一座歐洲城市，不知道去哪裏的時候，那麼找一個廣場，就沒有錯。廣場就像是城市伸向世界的手掌，清晰地展示着生活的紋理，熱鬧卻不覺得喧囂。也可以在晨曦、午後、黃昏、夜晚，體會不同的光影、聲音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幸福不是句號

有時候，我們以為事情已經結束了：考試考完，工作交了，婚禮辦完，心想：好了，可以鬆一口氣。可是生活常常在「好了」之後，才真正開始考人。

挪威有一個民間故事《懷特蘭島的三位公主》是這樣的：漁夫整天打不到魚，水中怪物提出交易，說若能得到漁夫妻子腰帶下的東西，漁夫便會捕到足夠的魚。漁夫不知道妻子已經懷孕，隨口答應，於是把未出生的兒子交了出去。

孩子出生後，被一位國王帶走撫養。多年後，少年出海，被船帶到遠方的白色海岸。島上有三位公主，被巨怪埋在土裏。老人提醒少年，不要理會前兩位，只聽第三位公主的話。少年照做，進入城堡，連續三晚承受巨怪毒打。少年卻靠藥膏復原身體，再用寶劍擊敗巨怪。三晚後，公主們被解放，少年娶了最小的公主。

如果故事在這裏結束，已經是圓滿童話。少年經歷考驗，救出公主，得到愛情，從此幸福快樂。可是，故事偏偏不肯停。少年思念父母，要回家。妻子提醒他：只聽父親，不要聽母親。

與父母重逢，自然歡喜。母親希望兒子去見國王，讓國王看看少年多麼出色，但父親勸他不要去。少年最後聽了母親的話，到了王宮，國王拿王后與少年的妻子比較。少年受不住挑釁，許願把妻子召來。公主一出現，便知道大事不好：少年沒有守約，也用盡了神奇的願望。公主留下戒指，然後消失。

這一刻，故事更好看了。真正的幸福，不是得到公主那一刻，而是失去公主以後，少年怎樣面對自己的錯誤。他重新出發，問百獸、百鳥、百魚之王，終於知道妻子快要另嫁他人。他取得隱身寶物，在北風幫助下回到城堡，趕走新郎，憑戒指與妻子相認。

幸福不是獎品，不是打敗怪物後便永遠安全。幸福需要守住，需要分辨，需要在被稱讚、被比較時，仍然記得自己珍惜的是什麼。所謂「從此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」，不應該是故事的句號。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某日聊起手機充電，女兒說，手機為什麼不能換電池呢？我不禁啞然。她生也晚，不知手機有過換電池的年代。雖然才過去了十幾年，但我已記不清何時擁有了第一個不換電池的手機，反正我的第一台手機是可以換電池的，當時我還在「學生黨」，原裝電池價格太咬手，只好買了一塊雜牌子的備用電池。每次出門前，都要把備用電池充滿，心裏才踏實。

手機迭代自有其標準，或許換電池也可算其一。如果我們把可以換電池的那些手機歸為「1.0」。和手機

「1.0」處於同一家族的，便是其他換電池的小家電。比如，收音機、石英鐘、石英錶、剃鬚刀，當然還有手電筒。

而其中資格最老的，當屬手電筒。小時候，我家有好多個手電筒，最小的用五號電池，可以揣在兜裏；最大的用二號電池，而且需四節電池才能把它餵飽，拿在手裏，如握防身短棍，按開之後，強勁的光束直射遠方。每次聽侯寶林的相聲《醉酒》，我都認為醉漢手拿的應該就是裝四節一號電池的手電筒，唯此，才能產生「順着光柱爬上去」的即視感。

夜間出行離不開手電筒的那些年，換電池是孩子們喜歡幹的活，換下來的廢電池是不錯的玩具。乾電池是家中不可斷糧的儲備物資，但難免斷檔。

此時，把看似耗盡的乾電池摩擦一番再裝回去，便能「復活」，當然此種「回光返照」只可略作應急。而這招對石英錶似乎是不管用的。這種當年的新潮手錶用的是鈕扣電池，它剛從大城市流行到我老家小鎮時，大家着實新奇了一番，嘖嘖讚嘆：這個小小圓片竟比大圓柱電池還充足耐用的能量。如今想來，電池從大變

小，正是它從家庭必備品清單中消失的先聲。沒過多少年，大大小小的電池便逐漸退出了生活。

如今我們依然為手機沒電而焦慮，但今天的手機大多已不再換電池了，隨之而出的是各式各樣的充電寶，或許這便是換電池的時代新態吧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電影的調味料

若要具體剖析其和聲走向、配器精妙或旋律動機，便受限於樂理的貧乏，萬萬不能了。電影中的音樂於我而言，就像一陣風，能感受到卻抓不住。

李夢則不然。作為資深藝術文化評論人，她長年浸淫於古典與現代音樂的賞析，具備扎實的音樂評論背景，擁有一雙極其敏銳且專業的耳朵。她不僅聽見了風，更精準描摹出風的形狀。在她的娓娓道來中，那些熟悉的電影，忽然被添加了一個全新維度。

這個維度是我過去觀影時屢屢

「囫圇吞棗」掉的。以往坐在漆黑的影院，我是將劇情、表演、台詞與配樂，一骨碌地全吞進肚子裏。散場時隨着亮起的燈光伸個懶腰，只覺得整體「好味」。然而，經過李夢在書中庖丁解牛般的抽絲剝繭，專門將「音樂」單獨提純放大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來在籠統的「好味」中，音樂這劑調味料，竟扮演着如此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它絕不是畫面的附庸，而是影像靈魂的另一半。它有時狡黠地隱藏在台詞的縫隙裏，用幾個微小的音符暗示着暗流湧動；有時甚至越過劇本限制，替失語的角色說出最隱秘的心

事。

這本書像是一把精巧的解剖刀，也是一份極佳的觀影指南。它溫柔地提醒我，原來我們從未真正孤立地看過一部電影；正如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，影像與音樂，也始終在暗房裏相互成全，熬製着百味人生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被「官宣」的陳仔

外星生命居然有被「官宣」的一天？真的假的？還可以信則有不信則無嗎？又人工智能又外星人，果然進入了科幻故事陸續成真的時代。世界之大尚且無奇不有，何況是浩瀚宇宙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，硬要說地球裏的生命是宇宙唯一生命體，才更叫人難以相信吧，地球憑什麼呢？

香港曾有不少目睹 UFO 的個案，當事人言之鑿鑿，聽者半信半疑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轟動一時、多名市民在華富邨上空目擊

UFO 事件。歌手夏韶聲，長期熱衷研究 UFO 事件，曾創作漫畫《天眼》，灌錄過專輯《Arrival 2020》，多次上節目講 UFO，他叫外星人做「陳仔」，大家也以「陳仔教父」稱呼他。

既然外星人能夠找到並到達地球，相信外星科技遠遠超越地球，要推毀地球可能易如反掌，但地球暫時還是好端端的（破壞者大概反而是人類），相信他們沒此惡意，或者地球毀滅對他們沒有好處，這可能跟劉慈欣《三體》的「黑暗森林法則」理論

有點相違背。如果外星人早已登陸地球，而民間毫不知情，除了因為資訊被封鎖無法觸碰，更主要的原因，是外星人沒有公開現身，或者說，他們不想現身。也可以推測，他們可能懂得裝扮人類，方法不明，甚至早已融入我們之中。我們常常說那些特立獨行、能力強得不可思議的人為「怪物」、「異於常人」，可能他們真的不是人類呢。

也有種說法，地球人本來就來自外星，大夥兒殖民到地球「開埠」，誰是人類誰不是人類，都不重要了，

新移民和舊移民之別而已。地球好危險，什麼時候回外星？

如今 UFO 檔案被解密，期待有生之年，有更多神秘事被證實、被揭露、被實現。我就很想到平行時空看看另一個自己，或穿越一下過去跟未來。



雜果實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《瑪達·普利馬弗斯肖像》

一年一度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晚宴 Met Gala 已於近期落幕，今年大會主題為「Costume Art」（服裝藝術），再度掀起時尚與藝術交會的熱潮。今年 Met Gala 上，美國演員 Hunter Schafer 身着高級訂製禮服亮相，靈感直指克林姆特（Gustav Klimt）一九二二年的名作《瑪達·普利馬弗斯肖像》（附圖）。這襲高腰長裙在胸前綴有花飾，髮際戴着蝴蝶結，彷彿畫中人跨越時空，步入紅毯。

克林姆特是奧地利象徵主義大師，以「黃金時期」的作品聞名於

世。一九二二年，銀行家兼實業家奧托·普利馬弗斯委託他為女兒瑪達繪製肖像。普利馬弗斯家族是「維也納工作坊」的主要資助人之一，與克林姆特往來密切。畫中的瑪達年僅九歲，一襲白色紗裙綴滿花卉，腳下春意盎然的圖案鋪展開來。

克林姆特為這幅畫進行了大量鉛筆習作，在其維也納的工作室內反覆推敲少女的姿勢——或是身體前

傾，或是坐在高椅上——最終選擇了她雙腳穩穩站立、雙臂別於身後、目光直視觀者的姿態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說明特別指出，瑪達被形容為「獨立自信的小姑娘」，這些特質在畫作中被充分捕捉下來。據瑪達後來回憶，克林姆特待她如

善，明白九歲孩子想四處走動的念頭，並未強求她僵硬不動。完成女兒肖像兩年（即一九一

四年）後，克林姆特在同一間畫室為瑪達的母親、女演員尤金尼亞也繪製了肖像。一九〇〇年代，瑪達移居加拿大，二〇〇〇年以九十七歲高齡離世。如今，這幅油畫由安德魯和克萊拉·梅頓斯夫婦於一九六四年捐贈，永久陳列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第五大道本館。



館藏擷英

周雅

逢周五見報

「喵時代」

近年來，從中國、日本到韓國，東亞各國城市掀起一股明顯的「養貓熱潮」。

內地早在二〇二一年，家貓數量便首次超越家犬；日本更早在十年前就進入「貓比狗多」的時代。即便在過去偏愛養狗的韓國與中國香港，近年貓咪的人氣也持續上升。社交平台上，貓咪影片與照片長期霸榜；貓咖、文創商品，甚至以貓為主題的旅遊景點，都成為年輕人追捧的對象。

首先，是東亞都市生活方式的轉變：東京、首爾、上海、香港等大城市，普遍面臨居住空間狹小、人口密集、工作時間過長等問題。對許多年輕上班族而言，養狗意味着每天遛狗、陪伴與訓練。而對生活被工作切割得支離破碎的都市人而言，貓是一種「低負擔卻高情感回報」的陪伴。

更深層的原因則與東亞年輕世代面臨的生存壓力有關：高昂房價、停滯薪資、激烈競爭與漫長工

時，使許多年輕人對婚姻、生育甚至長期關係逐漸望而卻步。當「成家」變得困難，寵物便成為另一種情感出口。

尤其對獨居者而言，貓咪提供了一種安靜穩定的陪伴。牠不會過度打擾，只是靜靜窩在沙發一角，便足以讓人感到自己並非孤身一人。這種陪伴，恰恰符合許多東亞年輕人既渴望情感連結、又害怕過度社交消耗的心理狀態。

某種程度上，東亞的「貓熱潮」也是一面時代鏡子。人們喜歡貓，不只是因為牠可愛，更是因為在焦慮、擁擠與高壓的都市生活中，貓咪那種獨立卻溫柔的存在方式，正好映照了當代年輕人的生活處境。



萌宠集

焯仔

逢周五見報

下一站

從菲律賓科隆島回港後，念念不忘那裏清澈見底的大海、數不清的魚兒，還有奇幻瑰麗的珊瑚礁。於是，我又開始構思下一次有關海洋的旅程。不看不知，原來地球上適合潛水的地方雖然很多，但基本上都已有網民實地拍攝介紹。以前流行的旅遊行程書真的不用再看了，只要就着自己的喜好，不論找極致奢華之旅，還是親民價格深度遊的推薦，在網絡上都易如反掌，不少視頻的製作更比電視台的旅遊特輯更緊湊精彩。

看旅遊視頻現在已成了我家晚飯後的娛樂節目。看過介紹馬爾代夫影片，才知道那裏的珊瑚區分 A 至 C 級。建在 A 區酒店，價格自然較高昂，但物有所值，因為住在水上的度假小屋，可以直接下海浮潛，放眼就是各式珊瑚和魚群，不會是空盪寂寥的景觀，於是我和家人就打算前往馬爾代夫。

然而，當我們在另一夜看到有關馬來西亞度假島嶼的視頻後，就

動搖了我們去馬爾代夫的打算。馬爾代夫無疑是人間天堂，但主要是享受沙粒幼滑的海灘、藍得層次分明的海面、日落動人的景色，還有享用酒店設施，並在餐廳端着食物和雞尾酒拍照打卡。如果着重觀察海洋生態、要求震撼的水底奇觀，就要到一些發展程度較落後的地方。由於沒有急速發展的需要，自然對海洋環境的滋擾或破壞也較少，更適合珊瑚和魚類的繁殖。例如馬來西亞的仙本那，雖不及馬爾代夫聞名，但海裏的景觀卻絕不遜色。自從去過泰國普吉和菲律賓科隆「玩水」後，我也開始追求新鮮刺激的旅程，馬來西亞沙巴的跳島之旅似乎也是不錯的選擇。看來我下一站的旅程還要多點時間考慮取捨才能行了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